

午夜情

(美) 西德尼·谢尔顿著

丁振祺 戴天佑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根据 Dell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新 Dell 版本
1979年3月第12次印刷本译出

午 夜 情

(美) 西德尼·谢尔顿 著

丁振祺 戴天佑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75 插页8 字数332,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800

书号: 10096·367 定价: 2.85元

序 曲

雅典：1947

小汽车在大街上急驰着。警察局长乔治奥司·斯库里透过布满尘埃的挡风玻璃朝外望去，觉得雅典商业区的大楼和旅馆仿佛在东摇西晃，缓慢地分崩瓦解，宛如一条无边无际的滚木球轨道上的一排排木瓶，相继倒塌下去。

“二十分钟内，”穿着制服驾车的警察向他保证说，“不会有车辆通过。”

斯库里漫不经心地点点头，仍然凝视着那些建筑物。这是一个一直在强烈地吸引着他的幻境。八月的骄阳散发出闪光的热浪，犹如起伏的波涛，淹没了幢幢的楼房，使它们看上去象钢与玻璃的瀑布，向街心倾泻。

这时，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十分，街上几乎阒寂无人。几个零星的行人也显得十分冷漠，只是在三辆警车驶过时好奇地看上一眼。这三辆警车正朝东向距离雅典市中心二十英里的埃林尼昆机场驶去，警察局长斯库里乘的是第一辆。在通常情况下，他会待在舒适、凉爽的办公室里，而让他的部下冒着正午的酷暑外出工作。但是目前的情况远非寻常，斯库里有双重的理由亲自出马。首先，在这一天中，将有好几架飞机载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要人到达机场，有必要保证他们受到合乎礼仪的欢迎，并以最简便的手

续让他们迅速通过海关检查。第二，而且是更重要的，机场将会挤满外国报纸的记者和新闻片摄影师。警察局长可不是个傻瓜，这天早上刮脸时他曾经想过，如果他在照顾那些显要的客人时被拍进新闻片，这对他的前程不会有什么害处。象这样一项引人注目的世界性的活动发生在他管辖的区域内，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缘。他与这世界上和他最亲近的两个人——妻子和情妇——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安娜是个丑陋、厉害的中年农家妇女。她命令他待在幕后，别去机场，如果出了事对他也无可指责。他那甜蜜、美丽的小天使玛丽娜则劝他去迎接那些显贵。她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这样的事件能使他顷刻之间名声大振。如果处理得好的话，斯库里至少会提薪，而且——但愿这是上帝的意志——当现任警察总监退休时，他可能会被任命为总监。斯库里再一次玩味着这一讽刺性的事实：玛丽娜是他的妻子，而安娜居然是他的情妇。他不知道自己哪儿出了毛病。

现在斯库里的思绪又转到了眼前的事实。他必须保证机场的一切都进行得完满无误。他率领着十多名最精良的警员。他知道，主要的问题将是控制住那些新闻记者。使他感到惊奇的是，有那么多重要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已经从世界各地涌进了雅典。斯库里自己已经接受了六次采访——每次用的都是不同的语言。他的回答被译成德语、英语、日语、法语、意大利语和俄语。他刚开始对自己新获得的声望感到沾沾自喜时，总监就打电话通知他，说警察局长对一次尚未举行的谋杀审判公开发表评论是不明智的。斯库里断定总监的真正动机是妒忌，但是他还是谨慎地决定不要把事情搞得太过分，所以拒绝了以后所有的采访。然而，如果当新闻片摄影师正在给到达的名流们拍摄镜头时，他，斯库里，正好在机场活动的中心，总监肯定没什么可抱怨的。

汽车沿西格鲁大道疾驰着。抵达海边时，汽车往左转朝法利龙湾驶去了。这时，斯库里感到心窝里一阵紧缩。现在他们离开机场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了。斯库里把夜幕降临前将要到达雅典的著名人士的名单又在心里复核了一遍。

阿曼德·戈蒂尔有些晕机。出于对自己生命的奢爱，他对乘飞机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加上希腊近海夏季的空中湍流，他感到一阵阵难忍的恶心。他身材修长，颇有学者风度，高高的额头，还有一张永远带着嘲笑的嘴。二十二岁时，戈蒂尔就为在挣扎中的法国电影业创建了新浪潮电影公司；在随后的年月里，他又在戏剧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戈蒂尔现在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导演之一，处处都显得确象这么个大人物。在这次飞行的最后二十分钟之前，他一直感到很愉快。那些认出了他的空中小姐们，对他的要求简直是百依百顺，而且还告诉他，她们随叫随到。在飞行途中，有几个乘客走到他跟前，说他们对他导演的电影和戏剧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他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位漂亮的英国女大学生，她在牛津大学圣安娜学院念书。她正在写有关戏剧的硕士论文，论文题目就是《阿曼德·戈蒂尔》。他们一直谈得很投机，但是后来这姑娘提起了诺艾丽·佩琪的名字。

“你过去一直是她的导演，是吗？”她问道。“我希望能去听听对她的审判。这一定挺精采。”

戈蒂尔不觉紧紧地抓住了座椅的扶手，他反应如此强烈，连自己都感到吃惊。尽管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一想起诺艾丽他就感到和以前一样痛苦。没有人象她那样使他动情，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人了。自从三个月前读到诺艾丽被捕的消息以来，他一直没有心思考虑别的问题。他给她打过电报，写过信，主动提出要尽

他的能力帮助她。可是从未得到回音。他并不想去听对她的审判，但他不能躲在一边，置若罔闻。他对自己说，这是因为想看一看，在他们一度生活在一起之后分手以来，她到底变了没有。然而他承认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还有爱好戏剧的一面，还想看看这场戏，当法官宣判她的命运时，观察一下她的面部表情。

飞机内的广播传来了驾驶员刺耳的声音，通知说还有三分钟他们就要在雅典降落。想到又要遇见诺艾丽，阿曼德·戈蒂尔十分激动，晕机的感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伊舍利尔·凯兹医生这时正乘着飞机从开普敦飞往雅典。他是开普敦刚建立的大型的格鲁特·西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生。伊舍利尔·凯兹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神经外科医生之一。医学杂志经常介绍他的新医术。他医治过的病人中有一位首相、一位总统和一位国王。

他坐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飞机的坐椅上，身体向椅背靠去。他中等身材，脸上显示出强壮和聪颖，棕色的眼睛凹陷着，一双长手显得烦躁不安。凯兹医生很疲倦，所以他的右腿又习惯性地感到疼痛。其实这条腿再也不存在了，六年前有个巨人用斧头把它砍掉了。

这一天真是漫长。黎明前他做了外科手术，还查看了五、六个病人。为了要乘飞机来雅典参加公开审判，他没出席医院的科主任会议。他的妻子埃丝特试图劝阻他。

“伊舍利尔，你现在帮不了她的忙了。”

也许她说得对，但是诺艾丽·佩琪曾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的命，对他有恩。他现在一想到诺艾丽，就感到怀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感情。以前他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就会有这种感觉。仿佛只要

一记起她，那些把他们隔开的岁月就会消失。当然，这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那些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飞机放下机轮时，伊舍利尔·凯兹医生感到机身猛烈地抖动了一下。飞机开始下降了。他向舷窗外望去，展现在下面的是开罗。他将在这里转乘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机去雅典，去见诺艾丽。她是否真犯了杀人罪？飞机向跑道驶去时，他想起了她在巴黎干过的另一起可怕的谋杀事件。

菲利浦·索雷尔站在游艇的栏杆旁，注视着渐渐向他靠近的比雷埃夫斯港。这次海上航行他过得十分愉快，因为他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来避开那些戏迷。索雷尔是世界上几个为数不多的有把握吸引住观众的演员之一，然而妨碍他成为影星的不利因素还是挺多的。他长得不漂亮。他的脸十分臃肿，看上去好象是个被连续击败十多次的拳击手。鼻子曾好几次摔破，头发稀稀拉拉，走路时腿还有点瘸。但是，因为菲利浦·索雷尔富有男性的魅力，所有这些都无关大局。他受过教育、谈吐文雅，他内在的温柔加上火车司机般的强壮面庞和身体，使得女人们如痴如狂，男人们则把他视为英雄。现在，他的游艇正向港口靠近，他又一次自问，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为了要旁听对诺艾丽的公开审判，他推迟了一部要拍摄的电影。他十分清楚地知道，离开了那些为他服务的新闻经纪人，每天坐在法庭里，他是多么容易成为新闻界注意的目标。新闻记者必定会误解他去法庭的意图，认为他想通过法庭公开审判犯有故意杀人罪的他原来的情妇而使自己更为引人注目。不管他从什么角度看问题，这将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但是，索雷尔一定得再见见诺艾丽，一定得看看他是否能助她一臂之力。当游艇开始向港口白石砌的防波堤荡去时，他的脑海中浮现

555555

出他所认识的、并在一起生活过和恋爱过的诺艾丽，他得出一个结论：诺艾丽完全会进行谋杀。

当菲利浦·索雷尔的游艇向希腊海岸驶近时，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正坐在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远程班机上。飞机的方位在埃林尼昆机场的西北，距机场还有一百英里。威廉·弗雷泽五十开外，长得挺神气，灰白的头发，严峻的面容，显得很威严。他看着手中的诉讼要点摘录，但一个多小时他没翻一页，也未移动一下身体。弗雷泽为这次雅典之行请了假，尽管这事来得太不是时候，恰逢国会内产生了危机。他知道即将来临的几个星期对他来说将会是十分痛苦的，但他感到别无其他选择。这是一次复仇性的旅行，使弗雷泽变得冷漠而又充满了快意。弗雷泽有意迫使自己不再考虑明天就要举行的公开审判，而向舷窗外望去。他看见在下面有一艘游船晃动着驶向希腊。在远处，希腊海岸隐约可见。

三天来，奥古斯特·拉肖一直为晕船和内心的恐惧所苦恼。他之所以晕船是由于他在马赛搭上的邮轮的航线正好处于法国南部海岸凛冽北风的边缘；他之所以感到恐惧是因为害怕妻子会发现他要干的事。奥古斯特·拉肖六十开外，十分肥胖，两条腿又粗又短。他满脸的麻子，已经秃了顶，还有一对猪一样的小眼睛，薄薄的嘴唇经常抿着一支廉价的雪茄。拉肖在马赛开服装店，他不能够——至少他是经常这样对他妻子说的——象有钱人那样去度假。当然喽，他提醒着自己这并不是去度假。他得再见一见亲爱的诺艾丽。在她离开他之后的岁月里，他通过阅读报纸和杂志的闲话栏，一直贪婪地注视着她的生涯。当她在第一部戏

剧中扮演主角时，他乘火车赶到巴黎去探望她，但是诺艾丽的那位蠢秘书硬是不让他们会面。后来，他看过许多诺艾丽主演的电影，而且要看上好几遍。并且，他还记得对她的调情和难忘的一夜。是啊，这次旅行真是破费一番了，但是奥古斯特·拉肖明白他花的每一分铜币都是值得的。他珍贵的诺艾丽会记起他们一起度过的好时光，她会要求他的保护。他可以贿赂一个法官或者某个官员——如果费用不太昂贵的话，诺艾丽就会被释放，他将把她安置在马赛的一小套公寓房间里。在那儿，他需要她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去。

但是可不能让他的妻子发现他要干的事情。

在雅典市内，弗雷德里克·斯塔夫鲁思正在他狭小的律师办公室里工作，办公室设在蒙纳斯蒂拉奇贫民区内一幢破旧衰败的大厦的二楼。斯塔夫鲁思是一个认真的年青人，雄心勃勃，为能通过他选定的职业过上象样的生活而奋斗着。由于没钱雇用助手，他不得不自己去干那些调查法律背景材料的单调乏味的工作。通常他讨厌这部分工作，但这次他并不在意，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打赢这场官司，他就会顾客盈门，这辈子再也不用为生计而发愁了。他和埃莱娜也可以结婚，可以生儿育女。他将搬进一套豪华的办公室，雇用职员，加入象阿西尼·莱斯基这类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在那儿可以结识那些有可能成为他顾客的豪门巨富。现在，这种变化已经开始了。每当弗雷德里克·斯塔夫鲁思走在雅典的大街上时，就会有在报纸上见过他照片的人认出他，把他拦住。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内，他从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拉里·道格拉斯的辩护律师。斯塔夫鲁思心里暗暗地承认道格拉斯并不是他期待的顾客。与其替象道格拉斯这样无足轻重的人辩护，还

不如为妖娆的诺艾丽·佩琪效劳，可惜他自己也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然而他，弗雷德里克·斯塔夫鲁思，是本世纪最耸人听闻的谋杀案件的辩护律师，这也够意思的了。如果被告被宣判无罪，人人都会感到光彩。只有一件事使斯塔夫鲁思烦恼，经常为之冥思苦索。两个被告都被指控犯同一罪行，而另有一名律师为诺艾丽·佩琪辩护。如果诺艾丽·佩琪被宣判无辜，而拉里·道格拉斯被定罪……斯塔夫鲁思不寒而栗，再也不敢往下想。记者们一直在问他是否认为两个被告都有罪，而他则私下对记者的天真感到好笑。他们是有罪还是清白的，这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有钱，可以聘请最好的辩护律师。就他而言，他承认这种说法有点过分。但就诺艾丽·佩琪的律师而论……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拿破仑·乔特斯已经应聘为她辩护，世界上没有比他更有才华的刑事辩护律师了。乔特斯从未在重要的案件中败诉。弗雷德里克·斯塔夫鲁思盘算着，不禁暗暗地笑了。虽然他不会向任何人承认他的计谋，但他准备借助拿破仑·乔特斯的才能去赢得胜利。

当弗雷德里克·斯塔夫鲁思在肮脏的办公室里埋头苦干时，拿破仑·乔特斯正在雅典上流社会人士居住的科罗那基区一座豪华的住宅内参加一个半正式的宴会。乔特斯看上去瘦削、憔悴，脸上布满了皱纹，一双猎狗似的大眼睛显得有些哀伤。在他那温和、微微有些困惑的举止后面，隐藏着出众的才华和锋利的眼力。乔特斯坐在那儿，拨弄着他的甜食，沉浸在対明天就要开始的公开审判的思考之中。那天晚上的话题大多围绕着即将举行的审判。大家的议论很笼统，因为客人们十分谨慎，没有直接了当地向他提问。但当晚餐快结束、人们开怀畅饮茴香烈酒和白酒地

酒时，女主人问道：“告诉我们，你是否认为他们有罪？”

乔特斯显得很天真地回答说：“他们怎么会有罪？他们中的一位是我的委托人啊。”他的话引起了人们赏识的笑声。

“诺艾丽·佩琪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乔特斯躊躇了一下。“她是个极不寻常的女人，”他小心地回答道。“她长得很美，又富有才能——”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突然不愿意议论她，而且也无法用言语来勾画诺艾丽。几个月之前，他对她还只是略知一二，只知道她妖艳的形象常在报纸的闲话栏里出现，她娇美的照片常登在电影杂志的封面上，仅仅这些而已。他从来没正眼看过她，如果他曾经想到过她的话，那也是带着他对所有女演员怀有的那种冷漠和蔑视：外表妩媚而肚里一包草。但是，上帝啊，他大错特错了！自从与诺艾丽见面以来，他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由于诺艾丽·佩琪，他违反了他的一条基本原则：决不在感情上与当事人有所纠葛。那天下午他同意担任她的辩护律师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时他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和情妇一起去旅行，去巴黎和伦敦度三个星期的假。他一直认为无论何事都不会使他放弃这次旅行，但听到一个名字后，他改变了主意。他仿佛又看见他的管家走进卧室，接了电话后对他说：“康斯坦丁·德米里斯。”

除非乘飞机或快艇，否则人们是无法登上这个岛屿的。岛上的机场和私人港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带着训练精良的德国牧羊狗的武装卫兵巡逻。这岛屿是康斯坦丁·德米里斯的私人王国，从来没有谁不受邀请而擅自闯入过。在以往的年月里，到岛上来造访的客人包括国王和王后、总统和前总统、影星、歌剧演员以及著名的作家和画家。他们都是带着敬畏的心情离去的。康

斯坦丁·德米里斯是世界上位居第三的巨富，也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和风格，懂得如何运用他的财富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现在，德米里斯正待在他富丽堂皇的覆盖着嵌板的书房里，悠然自得地坐在一张大安乐椅内，吸着特别为他配制的扁型埃及香烟，考虑着早上就要开始的公开审判。几个月来，新闻界一直想采访他，但是他拒而不见。他的情妇将因故意杀人罪而受到审判，这已够他受的了，他的名字也将被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去，那怕是间接的，也够他受的了。他已经被激怒了，可再也不愿由于接受了采访而把自己气得暴跳如雷。他很想知道诺艾丽此时此刻在尼科德默斯街监狱的感受如何。她是睡着了还是醒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她是否惊慌失措？他想起了与拿破仑·乔特斯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他信任乔特斯，知道这律师不会使他失望。德米里斯让律师获得这样的印象，即他本人不在乎诺艾丽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康斯坦丁·德米里斯支付了巨额的佣金，雇用乔特斯为她辩护；乔特斯必须保证为他付出的每一分钱而尽力。不，他没有理由要担忧，审判一定会进行得很顺利。由于康斯坦丁·德米里斯是一个从不忘记任何事情的人，他想起凯塞琳·道格拉斯最喜爱的花是美丽的希腊玫瑰。他伸手从写字台上拿起一本笔记簿，写下了：“希腊玫瑰。凯塞琳·道格拉斯。”

为她办这点小事，对他来说是最起码的了。

第一部



凯 塞 琳

芝加哥：1919—1939

1 每座大都市都有其与众不同的风貌，有赋予它特征的个性。本世纪二十年代的芝加哥是一个坐立不安、充满活力的巨人，粗野无礼，一只穿着皮靴的脚仍然踏在工业巨头们无情竞争的时代。城市的诞生是和他们分不开的：威廉·B·奥格登和约翰·温特沃思，赛勒斯·麦考密克和乔治·M·普尔曼^①。它是菲利浦·阿默斯、格斯塔弗思·斯威夫兹和马歇尔·菲尔兹^②的王国。它是象海密·韦斯和施卡费斯·阿尔·卡普恩这些冷酷的职业匪徒的领地。

凯塞琳·亚历山大记忆中最早发生的事情之一是她父亲带她走进一家酒吧，酒吧的地板上满是锯末。父亲一下子把她抱起来安放在一张很高的凳子上，她坐在那儿感到头昏目眩。他为自己要了一大杯啤酒，为她要了一杯青河牌汽水。那时她才五岁，她还记得当那些陌生人围过来称赞她时父亲得意的神情。所有的人都要了酒，全是父亲付的钱。她还记得她把身体紧紧靠在他的手臂上，生怕他撇下她走了。他前一天夜里刚回到城里，凯塞琳知道他很快又要出门。他是一个云游四海的水手，他告诉她，为了

^①乔治·M·普尔曼等是当时著名的发明家和实业家。

^②马歇尔·菲尔兹等都是大公司的名称。

工作他要到遥远的城市去，还得一连几个月离开她和妈妈，这样他就能给她带回美好的礼品。凯塞琳多么想和他订一个协议：如果他能和她待在一起，她宁愿不要那些礼品。父亲笑了，说她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但随后还是去了，六个月后她才见到他。在她年幼的时候，虽然天天见到母亲，但在她心目中，母亲的形象模糊不清，没有给她留下固定的印象。而父亲的形象呢？尽管见面的机会很少，却生动、鲜明。在凯塞琳的记忆中，他英俊而又欢快，机智而又幽默，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的热情和慷慨。他待在家的日子对她来说简直和节日一般，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那么多礼物和预料不到的开心事。

凯塞琳七岁时，父亲被解雇了，他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们离开芝加哥，搬到了印地安纳州加里市，父亲成了一片珠宝店的推销员。在这里，凯塞琳进了她一生中第一所学校。她小心翼翼，和其他的孩子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老师也是敬而远之。结果老师误以为她十分矜持，其实她感到十分孤独，所以才不合群。父亲每天都回家吃晚饭。自从她懂事以来，凯塞琳第一次感到她们和别的家庭一样，真正的有了一个家。星期天他们三人经常去米勒海滩租马，然后沿着那些沙丘遛上一、二个小时。凯塞琳在加里生活得很愉快，但他们搬到那儿六个月之后，父亲又失业了，他们只得搬到芝加哥郊区的哈费。学校早已开学，同学们都交上了朋友，作为新来的女生，凯塞琳又被关在他们的圈子之外。在别人的心目中她是一个孤独的人。孩子们因为有了自己的圈子而感到安全，经常走到这个瘦弱的新生面前冷酷地奚落她。

在以后的几年里，凯塞琳以冷漠为盔甲，使自己免遭其他孩子的攻击。当这层盔甲被戳穿时，她就机敏地以犀利、尖刻的语

气进行回击。她的意图是疏远那些折磨她的学生，这样他们就不会来给她添麻烦了，但却出乎意料地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她参加了校报的编辑工作，她的第一篇评论是评她的同班同学演出的音乐剧，她写道：“汤米·贝尔敦在第二场中独奏小号，但是他把这场戏给吹了。”大家都引用这句话，而且最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天在礼堂里，汤米·贝尔敦走到她跟前，告诉凯塞琳他感到这句话讲得风趣极了。

英语教师布置学生阅读《霍雷肖·洪布鲁尔船长》。凯塞琳讨厌这本书。她的读书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他的绳索已磨损，他的帆船更破旧。”这句话正好与谚语“他急躁易怒，但无恶意”在英语中是谐音。她的教师周末经常去驾驶帆船，给她打了个“优”。同班的学生开始援引她的话，不久她就被公认为学校的女才子。

那一年凯塞琳十四岁，她的身材已经显示出她马上就要长成一个成熟的女人。她经常连续几小时在镜子里端详自己，盘算着如何改变镜子里映出的令人沮丧的容貌。她内心自认为是迈娜·洛伊式的美人，使得男人为她的美貌神魂颠倒，但是镜子好象故意与她作对，照出了她无法梳理的零乱的黑头发，严肃的灰眼睛，一张时刻都在变大的嘴和微微往上翘的鼻子。也许实际上她并不丑，她谨慎地这样对自己说。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会找上门来请她当电影明星。她吸紧面颊，风骚地左右脱视，试图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模特儿。结果使她感到灰心丧气。她又摆出另一种姿势。眼睛睁得大大的，带着殷切的表情，张着大嘴笑脸相迎。还是不行。她也不是那种典型美国女郎。她什么也当不成。她阴郁地想她的身体会发育得很好，但不会有特别迷人之处。可是她梦寐以求的是：成为一个有特殊魅力的女人，一个不寻常的人，